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75級 黃須白

第十章 霧失樓臺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斷無尋處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

何秉燭將BMW 735 i面著港灣停妥後，一出車門就被海面上漸圓漸沉的偌大夕陽震懾住，令得他屏著息直楞楞望著瀲灩金波上的那輪垂垂紅日，渾然忘卻有美相隨、有朋相候，甚至也不記省此番何往、此行何事。而即令王紅蕖與樓盈盈都下了車，行到他的身旁，他也還是兀自凝眸瞅著如血殘陽悄靜出神，鬍鬚天地間除了紅彤絳殷，再沒其它顏色，也似乎寰宇當中萬物皆杳，只餘赤豔金烏。王紅蕖見何秉燭默楞默立著，雖知曉是眼前夕照太淒麗，引人困惑心迷離，但仍不免好奇地側過臉看了他一眼，卻不意瞧見到金芒環霞披了滿身的堂堂偉岸一男子，惹得她心神亂漾。王紅蕖微微一驚，匆忽間忙將爭出樊籠的春心關回，並輕吸了一口氣，回正頭首，循何秉燭視線望向遠方，望向水悠天淨共一色的茫茫遠方。

斜陽愈沉愈疾，晚天愈凝愈紅，層層暮靄像錦帛色絹，絲絲縷縷將朱紅落日遮裏包纏，逼得橙紅橘黃倉促間驚逃亂逸，迫得萬道金條惶急中破雲驕竄，而恰此乍瞬，忽如一縷輕風澹澹拂起，港隄邊輕濤拍岸，怒綻朵朵碎白浪花。何秉燭輕揪著眉，瞅著隄畔鑲了虹彩的水花，悠悠思思暗懷幾許惆悵。默然悄立一會後，他慢慢揚起眉目，放眼海寬天闊之處，只見天際邊、浮雲底細細數點帆影金輝閃閃，赭霞下、殘陽中零落幾隻白雁引頸歸翔。何秉燭看著那稀稀疏疏、似陣非陣的雁群，心中沒來由忽生悲涼，他想起了柳依依，也想起了傳鐘下的那個人影——那個與樓盈盈神貌相似的人影。

「那艘船應該就是了，」樓盈盈輕喚一聲，驚破了紅暉下的寂靜。何秉燭與王紅蕖忙轉首西顧，恰見左斜前方海面上不知何時疾疾颯出一艇銀亮快舟，閃閃爍爍望著港邊馳來。而只一小會，那電動汽艇已隱約可見甲板上人影。又一小會，船尾旗幟清晰可辨。再又一會，那敏捷船身猛地一旋，飛騰之勢頓時乍消，鯨鯨迅快之姿頃刻換若悠游鱗鱗，舒舒緩緩朝著碼頭處輕巧航去。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何秉燭三人不約而同望向那遊艇，已黯天光下，依稀可見船舷高瘦細長一中年男子舉手招搖。樓盈盈認出那是雷聲科技的總經理李涵關，便相喚何秉燭與王紅藻向碼頭走去。待近得靠泊岸邊的船艇時，何秉燭一眼識得那艘約莫三十五米長的雪亮遊艇是義大利 Pershing 公司製造的「Pershing 115」，心中不由訝異，沒想到這資本額小小的一個雷聲科技竟能讓李氏父子玩得起這海中瑰寶。

李涵關待得何秉燭三人行近，一個箭步跨出微晃的船艇，站穩腳步後，旋即大手直前一伸握住何秉燭右手熱烈猛搖，並滿臉笑意地再三客套，然後招呼大伙登船。四人由船尾登岸甲板跨上遊艇後，循船身上的階梯陸續攀抵上層甲板，這時頂層白色艙門輕巧滑開，一位頎長清瘦、兩鬢斑駁、目光卻炯炯如炬的年近古稀長者步出艙房，淡淡含笑、肅手相迎著。

樓盈盈一見那長者，忙綻開笑顏，嬌嫵喚了聲李董，然後準備為雙方引見。瘦黑老者李青牛不待樓盈盈開口介紹，兀自笑謎眼，嶙峋老手不急不徐望樓盈盈暗暗一伸，將她酥柔玉手輕輕抓牢拉入另隻掌中，上下前後舒舒緩緩搓揉著，渾像是個無牙老人瞧著了塊鬆軟甜糕，恨不得一手抓過吞下似地。何秉燭瞧見著這模樣，心中很是不快，但勉強按捺了住。李青牛摩挲一會後，始將樓盈盈春萸放下，並堆上更多笑意，轉睛望向何秉燭。

樓盈盈纖纖素手脫開滿是老繭的黑掌後，心情頓然一鬆，暗暗噓了一氣，但不待及揮去被輕薄的微快，臉上立刻又是春風滿拂，只嬌嬌軟軟、輕輕緩緩地，敞開了玉嗓開始引介雙方。李青牛滿臉是笑，滿面是笑，他一邊緊握著何秉燭大手震晃著，一邊細聽樓盈盈介紹來客，一邊則心眼咕咕嚕嚕轉著，打量著面前這位英挺立委。但見他一臉堂堂，不像是歪斜苟且之徒，李青牛不由暗自心疑，萌生幾許戒心，生怕是號面善心毒角色。何秉燭隱隱覺察李青牛笑臉後另外藏有心思，也默自增添了警惕，不敢大意。

李青牛領著一行人走進船頂艙房，那是間連接駕駛艙的大客廳，兩座圓弧線長條米白色皮質沙發沿著兩側艙牆相環對陳著，沙發靠背高度剛好比齊高及艙頂的大面圓弧玻璃窗下緣，透著窗望出去是片半昏半紅的天光，一隻倦懶鷗鳥正抓著船邊圍欄靜立著，既不理會一大夥人隔著淨窗指手劃腳漫談南北，也不睬管隱隱引擎作響即將啓航，只是一勁子自顧著歪首清理亂散了的羽毛。何秉燭見那燕鷗孤另不群模樣，心中略略感傷，但旋即硬生生將輕輕湧上的愁緒壓下，並將視線拉回，望室內週遭隨意漫看，生怕被人發覺他藏有心事。

何秉燭第一回登上這型號遊艇，目光所到之處但見盡皆米白溫潤色系的現代感流

線造型，令得他不禁油然而生慕羨激賞，心動艙中大方雅緻的巧心設計，尤其是艙首寬廣視野的駕駛座處更是讓他讚歎心喜。於是在向李青牛略略目視示意後，何秉燭越過眾人，獨自向艙首行去。李涵關見何秉燭似乎喜歡這船艇，心中一喜，立刻笑臉跟上，向何秉燭解說道：

「義大利公司製的。是買二手的」。

何秉燭微微笑了笑，接口說道：

「沒認錯的話，應該是 Pershing115 吧。曾經在 2005 年的摩納哥航海展上贏得大會最高榮譽的 ShowBoats Award 2005。」

李涵關訝異地看了何秉燭一眼，如獲知己般高興地說：

「沒想到何委員也喜歡遊艇，早知道真該一大早我們出海時就邀您同來。」

何秉燭聽罷，與李涵關相視一笑，並說道：

「這船很不便宜噢。」

「是啊。公司的」。

何秉燭心中一驚，是什麼樣的公司需要這麼艘遊艇？是什麼樣的董事會會批准這樣的採購？而又是什麼樣的會計名目能讓股東會都沒異議？

正向何秉燭這廂行來的李青牛聽到兩人對話，忙將話題引開，朗聲對大夥說道：

「再一會就開船了，我們往東走，趁著今天十六月圓，到宜蘭外海去看海上月色，途中會經過龜山島，月光下很美的。大家先用點飲料，船開後我們就邊看夜景邊用餐。」

不一會引擎聲響由抑轉揚，船隻慢慢起動了。幾位隨船服務人員開始張羅桌席，端擺菜餚，進進出出好一陣後，就只見清清淨淨一張長條白桌上一個個素雅牙白瓷盤裡紅、黃、白、綠、橘五色繽紛，鮮鮮妍妍地，煞是賞心、煞是悅目、也煞是引人垂涎，令得所有賓客紛紛食指大動、頷頰生津。中午起就忙碌著為何秉燭準備這晚上會議攻防而無暇午餐的王紅蕖看到這清爽雅緻菜色不由得一陣飢腸轆轆，直盼著主人快些招呼入席，因此儘管這當會正與樓盈盈一道站在窗邊和李涵關談笑著，但眼角總不自主地往餐桌頻頻觀看。李涵關瞧見王紅蕖心不在焉模樣，只道仍然生疏，因此想謀個共通話題，讓她接上話，但怎奈樓盈盈眼波似水偏流媚、軟語如棉又帶柔，惹得他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春心癢癢，渾不覺地硬是將王紅藻一邊冷落了，只顧得與樓盈盈相顧言笑。王紅藻飢餒下原沒好氣，這時見樓盈盈對著李涵關有意無意搔首弄姿地，心中更生無趣，於是向李涵關一絲乾笑後，拿著空了的雪莉酒杯，打算繞回桌邊坐下稍歇，不意腳下一個踉蹌，差點跌跤，服務人員見狀忙趨前扶她坐下。王紅藻一腹氣悶，略弓下腰，揉了揉腳踝，又按了按膝骨，臉上頗是不快。稍遠處在駕駛艙與何秉燭閒話家常的李青牛一直留意著樓盈盈的一顰一笑，也因此看到了王紅藻悻悻走開的這一幕，於是連忙笑臉招呼賓客兩邊沙發坐定用餐以飾過空中氤起的一絲尷尬。

李青牛先前聽樓盈盈說知何秉燭愛酒，懂得賞酒，因此這番特地準備了獺祭二割三分純米大吟釀，希能博得賓主盡歡。何秉燭落座後，見滿桌佳餚滴翠，一應俱是當令的軟絲、紅魷、白皮旗魚等生魚片料理，以及金針、綠竹筍、白蓮藕等應時的新鮮菜蔬，略緊的心情不由一鬆，而方一抬首，恰見著淡紫色紙封口、亮藍緞帶繫紮、烏黑瓶身輕洶細細冰涼水珠的數瓶獺祭佳釀，心中忽然一喜，不禁暗暗稱道這對父子品味。

觥籌交錯中，杯盤漸漸狼籍。船艙外，一輪皓月悄悄溜上夜空。海面上，一片銀白晃漾。

李青牛看看眾人此際都已酒酣耳熱，神情間頗似飄然，便吩咐收拾杯盤、取出熱茶，然後斥退左右，並一張老臉笑得油滑地說道：

「零度能的投資案是否能請何委員給我們些指導？」

「指導不敢，倒是有個大致規劃，就麻煩李董過目了，」何秉燭邊客套著邊由王紅藻手中接過一份裝訂得整齊的厚厚文案，翻過了首頁封皮，然後遞給李青牛。

樓盈盈一旁看了訝異，原來除了在何秉燭辦公桌抽屜裡見著的那載記股權分配及招股訂價的單頁文書外，何秉燭還真費心要他的助理們準備了投資企劃書，而且還是圖文並茂、結構嚴謹的紮紮實實一份一百來頁稿件。樓盈盈不由盡釋了先前對這案子真實與否的猜慮，也對曾經不屑的態度略感愧赧。

李青牛接下投資計劃書，低頭翻閱了好一陣後，仰起臉對何秉燭含笑說道：

「何委員果不愧是鼎天證券的第一副總，我看江麗天失去了你，元氣大傷吧！」

何秉燭嘴角輕動，算是回應。李青牛見拍馬似是拍錯了部位，也就不再客套，切入正題說道：

「王特助之前曾透過盈盈將這案子的大概情況讓我們瞭解了，我們自己也花工夫做了些研究，對這投資案我們很有興趣，想跟何委員共同來主導這個案子。不過，關於股權結構的部份，這計劃書上寫的我不是很明白，不知道何委員的想法是什麼？」

何秉燭聞言一愣，雖然之前請樓盈盈協尋投資夥伴時，雷聲科技已表達對這案子的濃厚興趣，並也曾放話媒體要投資這個領域，但是再怎麼說，零度能這東西高深奇奧，李青牛這老傢伙卻問都不問投資內容及技術範疇，只單挑股權分配詰問，難道雷聲科技的人真有能力瞭解這些複雜先進的技術？還是他們也調查過了 Dr. Yakusheva，知道他是零度能這新興科技領域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因此敢放心投資？

半年前，何秉燭大學時代的社團好友、現職台大物理所教授的雷洪光博士帶了一位黃髮藍眼的外國學者來找他，想請他幫忙評估一個投資案。何秉燭對高科技雖是外行，但他聽了那紳士般的俄羅斯科學家 Dr. Yakusheva 風趣而詳實的解說後，心情既是如闌夜乍見滿空煙火，欣喜莫名；更是如晴湖忽起百丈風雲，波濤難抑。雖然他並不十分確信他所聽到的駭異理論是否實務上可行，但是有他最要好的朋友雷洪光背書，他相信應是八九不離十了。所以他一顆心撲簌簌直跳，一團火燃旺旺胸宇間燒蔓了開來，他知道眼前這年約五十的俄國學者是一塊寶，一塊不世出的瑰寶，一塊不須雕琢就已綻放百丈光芒的美鑽至寶。他握有那揭開宇宙神祕能量面紗的神奇技術，可將「真空」中無處不有、無處不在的神祕能量「零度能」解放出來，變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便宜能源。這技術多少人追求，多少科學機構日夜鑽研，連 NASA 都撒下巨資企圖擄獲，而這技術只下就在眼前，偏將歸他何秉燭獨有，歸他打算兜籠的投資團隊獨得，何秉燭聽到他自己的心跳了，若不用力按下，眼下一顆心只怕就要穿胸跳出了。何秉燭必須冷靜，必須沉著，他心中野馬已是脫了韁，攔都攔不住了，但是他還是得強作鎮定，他知道不能急，千千萬萬不能急，他必須求證，必須審慎，他須得多方的查證。他該當找些牢靠可信的專家來幫他驗證，只要一切能夠證明屬實，他不僅大大地發了，他還將留名千古，與 Dr. Yakusheva 共同留名千古，因為這將是再次的工業革命，而這也將會是有史以來金額最龐大、影響最深遠的超級大商機。因此儘管心中忐忑，半信半疑，何秉燭還是謹慎小心地做了許多研究，確認 Dr. Yakusheva 果有其人、辨知「零度能」實有其事、查明專利申請真已在途、並且驗曉機器設備確然是在運轉。甚至四個多月前，何秉燭還請了工研院能資所專長熱力機械和能源設備的朱烈火博士、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光子技術實驗室的金炫輝博士、以及他的至交好友台大物理所精研量子光學的雷洪光教授一道遠赴俄羅斯實地勘察 Dr. Yakusheva 的實驗工廠。而當他們風塵僕僕歸來，滿臉興奮地訴說所見所聞時，何秉燭原本糾結著、踟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促不安的心立刻鬆寧了，只是他已無心多聽那些馱舌奇奧的科學理論，他一心一意只想著如何包裝、如何找錢、如何將這天大地大的案子納為己有。

何秉燭興奮地打了幾個電話給他熟識的高科技公司老板，也約了些創投界大老會面，但所有的人都是客套推辭，不是說資金已用作本業擴廠之用；便是說業外多有虧損，不便再投；而即使有願意出資的，也多半是看他面子上，只想小額投資，不願主導。何秉燭驚異之下，原本鼓脹滿滿的信心頓然消匿無蹤，他分不清究竟這案子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朱烈火、金炫輝、雷洪光這幾個重量級學者的證辭還不夠說服力？難道Dr. Yakusheva 的實驗結果竟無法打動人心？還是說「零度能」距離實用階段還真有長路要走，不是一、兩年就可見到成果？

何秉燭想問到底那邊出了差錯，以致這麼個完美的投資案居然沒有人願意出面來主導，但是他知道不會有答案地。他不能問，他也不會去問，他太了解這些人了，他只要一問，明明白白地也就表示他對這案子完全外行，只是心血來潮地弄個不清不白的案子來招搖騙錢，那日後他要如何再跟這些人打交道。再說，就算他問了，何秉燭跟這些人的關係純粹是生意上的往來，是不可能得到什麼真心建言地。因此儘管他困惑不解、心悶鬱躁，何秉燭還是只好將疑問悶在心裡。不過，雖是疑團罩頭悶頂，似如魚鯁在喉，不去不快，他也沒有打算向柳依依開口，透過她在物理界的人脈去做更深入的探究。何秉燭有太多的事是跟樓盈盈牽扯勾連著的，他不想讓柳依依有機會知道太多內情，他不要柳依依知道樓盈盈的存在，他不要柳依依發現他晦暗的內心世界。所以，一直以來，何秉燭很少向柳依依提起公事，他知道女人是敏感的、是擅長抽絲撥繭的，一個不小心，他層層的祕密就會被揭穿了。

何秉燭幾乎用盡了他的關係，但是「零度能」似乎就是那麼個空中樓閣，沒人願登。於是他慶幸沒曾向柳依依提起過這計劃，因為看來這案子是非樓盈盈不可了。樓盈盈一直都有她的辦法，許多複雜錯綜、滯礙難通的人際網絡她都有辦法游刃其中。

果然，兩個月前樓盈盈捎來喜訊，近來股價表現鋼猛的雷聲科技對「零度能」極有興趣，想主導整個投資案。何秉燭一時間又憂又喜，既是高興總算有個上市的公司願意出錢投資，卻又憂心那雷聲科技並非是個正派形象的企業，將來對社會大眾募資時恐生困難。

因此，何秉燭對零度能案總是一顆心高懸不下，他不明白為什麼創投及正派形象的公司都回絕他，而偏獨這屢有爭議的雷聲科技想投資，而且是完全主導。所以這兩個月來，儘管樓盈盈多次保證雷聲對零度能案的投資意願，何秉燭總還是半信半疑，甚至在白天未動身來此之時還花了許多工夫與王紅蕓商議晚上會面時應如何說服李青

牛以免其反悔。只是，李青牛的反應太讓他訝異了，完完全全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何秉燭喉嚨咽了一咽，輕咳一聲讓思緒定位後，謹慎但略帶疑問地說：

「看來李董對這案子很瞭解了？」

何秉燭邊說著就只見李青牛滿臉微笑地等他往下講，於是何秉燭不再遲疑，朗聲直捷切中話題：

「我想這個新公司的資本額就暫訂為十億台幣，募股價格用 14.2857 元。」

何秉燭停頓了一下，看了李青牛一眼，見他對高出面額四成多的溢價並無特殊反應，便又說道：

「股份分配方面，技術股百分之三十，技術團隊佔百分之十五、府院高官百分之八、我這邊百分之七；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則由李董決定您要認購的比例後，剩下的再對外公開募股。」

李青牛待何秉燭說完，呵呵一笑，低頭傾身由餐桌上取了杯熱茶端在手掌心把弄著，然後定睛瞅著何秉燭說道：

「何委員果然是人中龍鳳，做事犀利有霸氣」。

王紅蕓聽李青牛這一說，心中不禁犯虛，她知道她幫何秉燭擬議的這技術股比例是高了些，而且有違常理，並非完全配給技術團隊。只是這零度能雖是世界級的突破，但卻是超乎科學常理的發明，若不透過政界高層級的公關造勢，一般民眾如何會信服，願意出資入股？因此藉技術股份打點府院高層是絕對須要地。而何秉燭辛辛苦苦兜了這麼許多人來把這案子做成，拿點免費股份說什麼也不過份。

王紅蕓思量至此，正待要開口說話，卻瞧見何秉燭似乎一副氣定神閑模樣，雙眸輕輕帶笑地看著李青牛，於是心情稍定，到口的話也就吞了回去。

李青牛與何秉燭對望一晌後，笑笑說道：

「我們可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啊。這案子要成功，府院高官非打點不可。不過，如果能再綁國營會及一些國營企業的老董進來，那國營企業就非投資不可了。如此一來，說不定幾個國營事業就把半數股份募齊了，那剩下要籌募的就容易了——國營事業都認股了、背書了，還會有問題嗎。所以，這公司的資本額十億太少，還可再大幅提高，而這技術股的比例也不對，應該再增加。」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何秉燭、王紅藻、樓盈盈聞言俱皆一震，六目不約齊齊盯著李青牛，深怕聽錯話了。

「不瞞何委員，我們找了些學界的朋友評估過這計劃，並透過他們的引介主動約了 Dr. Yakusheva，請他在我們公司裡做了個 demo 的雛型，」李青牛說到此似覺不妥，便話鋒一轉，向何秉燭道歉未事先知會他此事。然後，又繼續說道：

「這案子看起來十分樂觀，我們很有信心。只是你也知道，這東西與許多人的常識相違背，因此就如同你所設想的，必須找些政府官員來背書，讓投資大眾確信零度能是貨真價實的新種能源。」

李青牛輕鬆環顧大夥一眼後，接著說道：

「雖然說我們已確認 Dr. Yakusheva 的理論無誤、模型也是可行，但要商業化，仍是有長路要走，因此這資本額，我們內部討論後，建議訂為五億美金，也就是大約一百五十億台幣。而這技術股比例的部份，我想不應低於百分之四十，其中技術團隊佔百分之十五，府院高官百分之十，何委員你這邊百分之十，另外的百分之五則給幾家國營事業的老董。至於公司設立的地點，考量除技術團隊外的技術股股東均不宜曝光，我想就設在免稅又隱密的開曼群島好了，將來要申請 NASDAQ 掛牌也較容易。不知何委員意下如何？」

樓盈盈一聽，心中暗暗高興，原來李青牛已驗證過零度能非偽是真，而且對整個案子也早就規劃有度，因此不由喜孜孜地盤算起她將擁有百分之五股權的事。

王紅藻瞧見樓盈盈喜色，心裡頭也同樣歡喜。但也不禁暗道這老狐狸真是高招，將國營事業也綁進來了，還怕沒有公信嗎！而主動提高給各方的技術股比例，無異是昭告了雷聲對這案子的信心，願意犧牲自身利益來換取成案的可能。因此不免些許激動，轉頭看了何秉燭一眼，害怕自己那邊想錯了。

何秉燭抿嘴不語，他沒想到進行得這麼順利。原先還擔心技術股比例談得高了，須得與李青牛討價還價一番，卻不意對方願意給得更多。他知道李青牛寄望他運用他們家族的政治影響力找來院長級人物、甚至是總統或副總統來協同造勢，以讓投資大眾引發背書聯想，並進而掏錢投資。他也知道零度能並不虛妄，是確然可行的案子，因為他最信任的摯友、物理界的大師雷洪光已親自檢驗過 Dr. Yakusheva 的實驗工廠了，而且根據李青牛的說法，Dr. Yakusheva 已在雷聲科技的廠房裡建造了個經得起檢驗的模型。所以，李青牛願意提高技術股比例來綁牢相關人馬是可理解的，只是他一時間仍

然無法適應，他萬萬沒想到事情會進行得這麼順利。

何秉燭知道眾人正看著他，等著他說話，因此儘管心中仍難置信，甚至是有些失落，失落這結果得來太易，太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他知道該是他講些場面話的時候了。於是，何秉燭擠上個笑臉，看看李涵關，又看看李青牛，然後說道：

「李董胸襟果然不凡，晚輩見識了，」稍一停頓後，何秉燭又說：

「既然 Dr. Yakusheva 已在李董這裡做了個 prototype，那再好不過了。我們一個月後先在圓山飯店開場記者會，請來國際各大媒體，做個正式的發表。然後開放實驗室，請總統及院長親自來揭幕。接著就是讓機器連續運轉一個月，接受各界的檢驗，確定那是真真實實的永動機，是『無中生有』的能源，是再一次的工業革命。」

李涵關聞言，臉上頗有喜色，雙目微微一揚，與李青牛會心而笑。

這時，原本明透可見海上漁燈的淨窗開始模糊，一陣白白煙霧忽現忽隱，起霧了。

李青牛看看時間已晚，且逢海面生霧，忙下令歸航。

樓盈盈沒看過海霧，甚感新奇，便招呼大家出到甲板上賞霧。於是大夥人帶著酒酣，含著笑意，跌跌晃晃走出艙房，敲敲斜斜倚立舷側，拉著鍊索，凭著扶欄，眺著漸昏漸闇的盞盞漁燈，夢想著巨大財富即將「無中生有」。

霧愈漫愈濃，夜愈沉愈深，沒多久，除卻甲板上淡淡昏黃燈光外，海上、天上都是一片漆黑。

李青牛、樓盈盈、李涵關、王紅葉談興正濃，雖注意到何秉燭似若鬱鬱，卻也不甚留心，猶自兩兩捉對笑語著。何秉燭見眾人話語正歡，不想壞了氣氛，便離了眾人，獨自走到船的另側，面著黝黑大海，靜靜地看那漫飄黑霧。

何秉燭心中隱隱作亂，他不知道為何會沒來由地鬱鬱難歡，他分不清是因事情太平順以致心生失落，還是因暗瞞著柳依依做了這麼件大事心中不安。何秉燭猷猷凝望了暗夜迷霧好一晌後，覺得該回艙房了，便輕旋首，轉迴身，卻那道隔著船腹，昏灰甲板上忽瞧見一個熟悉的窈窕身姿。剎那間，他一陣激動，急急張口想呼喚那娉娉裊裊的豆蔻少女，但再細看時，那曼妙的纖素身影已淡消不見。何秉燭默默看著另邊船舷處的樓盈盈，想捕捉適才偶現的那少女容顏，但那人影已散失霧中，墜入迷煙。何秉燭胸中忽生苦楚，鼻尖油然一酸，眼眶漸漸潮了。（待續）友聲